

金曾豪 著

芦荡金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芦荡

金曾豪 著

ludang jinjian

金
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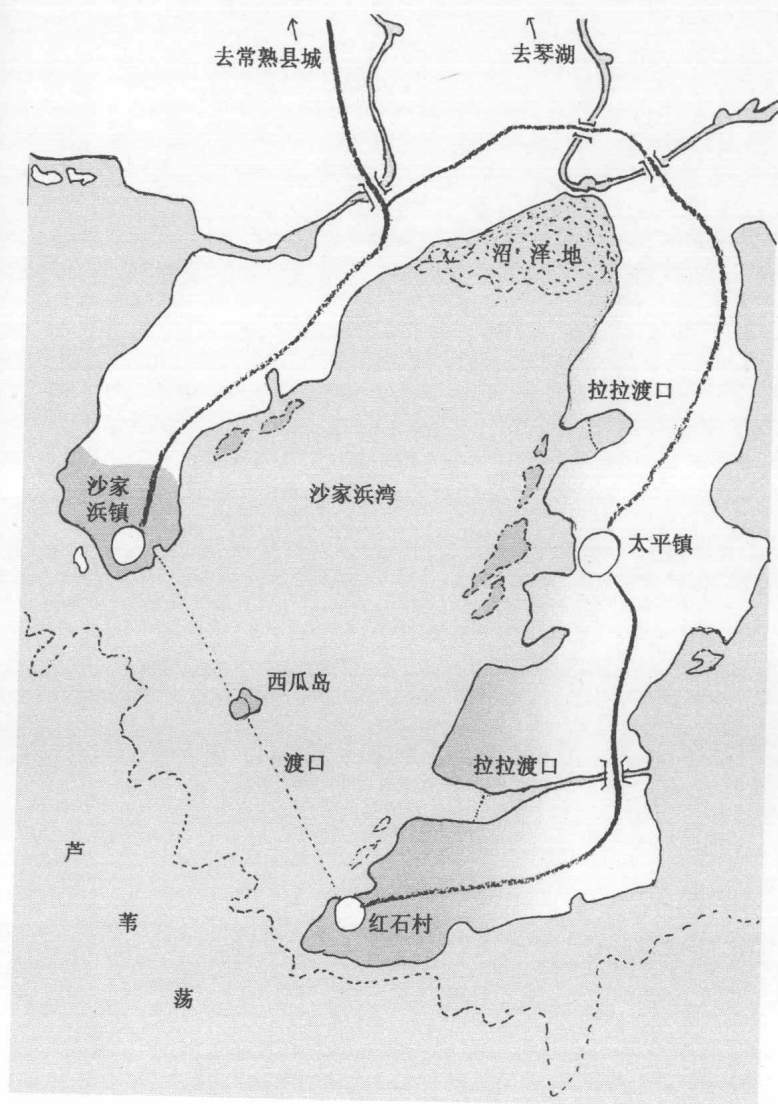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本书插图 胡博综

书 名 芦荡金箭
策 划 张胜勇
作 者 金曾豪
责任编辑 徐中文 章俊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南洋印务集团
厂 址 丹阳市行宫镇(邮编 212343)
电 话 0511-6842175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1
字 数 216 00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6627-5/G·6322
定 价 15.0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沙家浜芦苇荡示意图

目 录

1. 鸭司令	1
2. 小月进城	10
3. 胡肇汉回来了	15
4. 神秘失踪	21
5. 跟踪	28
6. 泥团子的秘密	36
7. 荷花厅献艺	46
8. 小弟	50
9. 紧急情报	54
10. 小白点	63
11. 叛徒	68
12. 银子报警	72
13. 圈套	77
14. 水上飞	83
15. 丁凡诊所	94
16. 第三个弩靶	102
17. 浑元金刚斗	109
18. 蜡烛弄夺枪	122

19. 76 号黄包车	131
20. 黄毛之死	143
21. 吸血蝙蝠	149
22. 遭遇叛徒	156
23. 节外生枝	164
24. 复杂的世界	171
25. 芦荡喋血	177
26. 地气	183
27. 我不做汉奸的儿子	190
28. 红鼻子	196
29. 飞鸭	201
30. 歪打正着	209
31. 隔湖相望	217
32. 蟋蟀行动	223
33. 神秘小黑豆	231
34. 虎道	235
35. 凤尾草	241
36. 智斗红鼻子	250
37. 蟛蜞豆腐	259
38. 蓝狐在行动	263
39. 血手	273
40. 芦荡金箭	279

1. 鴨 司 令

太湖在苏州的西边。太湖很大,都说有三万六千顷。你在太湖中央根本看不到湖岸,就觉得这是个大海呢!阳澄湖在苏州的东边,也是烟波浩淼的大湖。和太湖不同,阳澄湖有大片大片的湿地,那是由不计其数的小洲和浅沼构成的。小洲上和浅沼里长满了芦苇和蒲草。网一样布开在小洲浅沼之间的,是宽宽阔阔深深浅浅的水道,里头长满了形形色色的水草。芦苇、蒲草和水草都是生命力旺盛透顶的家伙,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水、阳光和营养,长啊,长啊,疯了似的就把阳澄湖闹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迷宫!

别以为这里只有芦苇杂草,这个大迷宫丰富着呢!知道“水八仙”吗?大名鼎鼎的“水八仙”在芦苇荡里全有。菱是其中一仙。菱可以分出好多好多品种来,比如:水红菱,大青菱,馄饨菱,老乌菱,和尚菱……前两种是四个角的,吃它们得小心一点;馄

饨菱只有两只角，而且不那么尖锐，形状就像馄饨；老乌菱最好吃隔年的老菱，菱肉面如栗子，可那壳坚硬得如同水牛角；和尚菱是没有角的……

现在不是讲江南风情的时候，因为这是在 1939 年，日本侵略军正践踏着江南的大好河山。

听见苇哨了吗？这是金端阳在吹。只要有一片芦苇的蒙皮儿，金端阳就能吹出各种各样好听的曲子。金端阳是个 14 岁的男孩子，穿条鱼一样机灵，水牛犊一样结实。

苇哨在阳澄湖的一个水湾响起。这个水湾由两个半岛抱成，两个半岛的尖端处各有一个小镇子，西边的镇子叫沙家浜镇，东边的镇子叫红石村。两个半岛很对称的样子，合抱着这一片半圆形的水面。这个半圆形的水湾名叫沙家浜。沙家浜湾的四周有芦苇滩，湾内只有西瓜墩一个像样一点的小洲，所以看上去水面很是开阔。从这儿往阳澄湖深处望，那就是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了。

小端阳驾着他的柳叶船，赶着他的大鸭群，轻轻盈盈地出现在沙家浜湾的水面上。他是从红石村出来的，背对着东天的朝霞，面对着一湖的波光，将苇哨儿吹得悠悠扬扬、飘飘忽

忽：5 - 6 5 3 5 | 1 2 1 - - | 3 2 1 6 5 5 | 5 ……

湖上残留着一带“矮脚雾”，淡淡的，袅袅的。端阳就是驱着鸭群朝这一带紧贴着水面的薄雾去的。人驾着轻舟驶进雾气，有一种飘飘然羽化成仙的感觉，蛮有劲的。

矮脚雾挺俏皮的，看看鸭群近来，就往芦苇荡退去，要和这个男孩子玩捉迷藏哩。

可端阳不想玩了，吐了嘴里的蒙皮儿，叫一声：“啊，啊……”这是一个口令。

听到口令，游在船前的鸭子一齐回过头来看小主人，随即改变航向，转向小主人用细竹篙指点的方向。这群鸭子训练有素，听得懂主人的口令和动作。这群鸭子有一只头鸭——就是那只脖子上戴着一个红领结的老母鸭。这母鸭聪明，又有经验，最能领会主人的意思，鸭子们都随着它行动。



端阳很舒服地倚坐在小船尾舱，不用桨，就用手里的篙这边划一下，那边撑一下。柳叶船就听话地翘起头在水面上轻轻滑行，活活的，如一尾鱼。这竹篙细而长，篙尖上系着两条红绸条，

一当风，像一朵跳跃的火苗。

这是秋天，端阳穿一件无袖的白褂子和一条杂色的短裤。14岁的水乡男孩胸脯已开始丰满，那褂子是去年缝的，显得有些紧绷。裤管是蛮宽大的，风可以畅快地从一个裤管进去，从另一个裤管出来，凉快着呢。

端阳要去飞机墩。

半年前，一架日本飞机乌鸦似的从上海方向飞来，在阳澄湖上空耀武扬威地盘旋。大概是来侦察地形的，飞机飞得很低，都可以看清楚飞行员的脸了。算这小鬼子倒霉，他今天遇上武工队的神枪手“水上飞”了！等飞机拐弯、侧过机身的当儿，“水上飞”提起步枪，“乒！”只一枪，小鬼子的脑袋就开了花，飞机一撅屁股扎下来，倒栽在一个蒲草洲上，轰一声在小洲上炸了一个坑。从此，这个无名小洲就有了名字——飞机墩。在乡村，好多地名是因为一个事件而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栽下飞机这件事够大了，是应该有一个地名来纪念的。

常熟城里的鬼子把死鬼子和飞机残骸拖了去，但那个坑还在，那个倒栽葱的传说更是传扬不绝。关于“水上飞”的传奇故事本来就有许多，再加上这一个，就天上地下水里岸上都齐了。小端阳对武工队的神枪手“水上飞”崇拜得要命，天天盘算着参加武工队，跟着水上飞杀鬼子呢。为这事，端阳去过几次沙家浜，可都没有着落。水上飞没见着，其他人都敷衍他，说这事还要等，等端阳长大些再考虑。等，等，什么事情都能等吗？再等下去，小鬼子逃回东洋去了，还怎么为爸爸、为村里那么多被鬼子炸死的乡亲报仇呢？

绕过几个芦苇洲，飞机墩到了。鸭子们听到“自由活动”的口令，就散开来觅食，它们知道小主人每来这里总要停留一下的。头鸭一般不会走太远，它随时准备着听取主人的命令。

飞机爆炸的痕迹早被重新长出来的蒲草淹没了。那坑涨满了水，水面上长满了浮萍，水下长出了水草。在这样的静水中，水草是长得很疯的，很快会长成一个水草窝子。水草看上去挺纤秀挺柔弱的，但一成窝就很难对付了，阴险着呢，人在水里被它们章鱼似的缠上，弄不好就是人命关天的事，一等的游泳好手也没有用。

水坑附近有一棵手臂粗的柳树，本来长得蛮精神的，飞机一炸，主干烧焦，慢慢就死了。端阳心生一计，拿竹刀来作一番删改——只在主干上留下两根向上斜生的旁枝，这死树就成了一架倒栽在地飞机的样子。还在“飞机”翘起的尾巴上弄上两条黑布条，风一吹，袅袅的就像飞机冒出的黑烟。

端阳上了小洲，从一丛灌木中抽出来一支火铳，像模像样地端平，向“飞机”的要害部位瞄准。那个部位钉着一只乌龟壳。

江南沦陷之前，不少水乡人家都有这种火铳，是用来打野鸭子的。小鬼子一来，严禁火器，人们都把火铳藏了起来。这支铳是小舅舅大林子送给端阳的。大林子精明能干，做什么事都肯动脑子。这支铳就和人家的不一样，已经参照正规的步枪设置了准星，也是讲究三点一线的，所以端阳能当作步枪来练枪法。熟能生巧，心到手到，好枪法是下死功夫练出来的。据说神枪手水上飞早年练枪时，在枪杆上吊一斗米，照样气平如水手不颤。端阳相信自己也能练到这一步。

气匀了，准星稳在乌龟壳上了，端阳就扣动一下扳机，在心里叫出一声“丢！”不能叫出声来，一开口，准星就歪了。扣扳机时稳住枪管是最不容易的，得下死功夫练。

练一会，端阳在枪杆挂上一块树疙瘩，继续练。端阳觉得托枪的左手有些发抖，便努力地控制，额上的汗珠都出来了。还是控制不住，准星在晃动。端阳放下铳，烦恼呢，心里说：水上飞，

你可真了不起！

端阳就在这时听到了异常声响。那是他的鸭子在向他报告：有情况！

来的也是一条柳叶船，箭也似的从芦苇洲之间窄窄的水道射出来。船上有两个人，都是年轻汉子。端阳认出在船尾打桨的是小何，就知道是武工队的人来了。

“端阳，枪法练得蛮厉害了吧？”这是小何在说话。小何原是新四军 52 团“小鬼侦察班”的，也是端阳蛮钦佩的人。

端阳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不过是一支老铳。小何，我们老朋友了，把你的枪借我过过瘾可以吧。”

“好个小端阳，枪也可以借的啊？”说话的是掌篙的，端阳不认得。这人三十上下年纪，身坯精壮矫健，脸上神采四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眉眼——那眉是浓而细长，斜斜地飞近鬓角；那眼是睛光闪烁，凛凛如箭。

小何说：“端阳，这是我们队长呢。”

端阳眼睛一亮：“你是水上飞？”

那人一愣，笑了，说：“噢，水上飞是我们队长，我只是副队长，叫朱东侠，都叫我朱侠伯。”

在阳澄湖，朱侠伯也是个响当当的名字。端阳抢上几步，说：“朱叔叔，你一定也是个神枪手，对吧？”

小何说：“还是双枪将呢。”

朱侠伯把手中的竹篙往水里一插，将船绳系在篙上，跳上小洲来，说：“你金端阳才大名鼎鼎呢。端阳，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有陌生的成人专门来找，这在端阳还是第一次。一激动，端阳说话就有点儿乱套：“那好，你找吧。”这句话蛮傻的。

小何笑道：“瞧瞧，你们两个是不是要打架啊？”

原来，朱侠伯和端阳相对站着，都叉着腰。这算什么呀？朱

侠伯和端阳都笑起来。

哈哈……

这么一笑，都觉得成了对方的老朋友了。两人就在水边蒲草丛上坐下来。小何不上岸，就在船上坐着。朱侠伯怕草上的露水湿了裤子，把裤腿往上提拉起一点，露出毛茸茸的小腿。端阳本来也想把裤腿提拉起一点，可他穿的是短裤，没法提。

在陌生人面前，端阳是从不怯场的，说：“朱叔叔，向你打听一件事，可以吧？”

小何说：“小端阳，我们是专门来找你的，你应当先问问我们有什么事，对不对？”

端阳一挥手，说：“那好，你们先说。”这样子坐着，倒像是在进行三方会谈呢。

朱侠伯说：“是这样的，我听说你这个鸭司令很是了不得，牧的鸭子不但听从你的命令，还能像野鸭子一样飞起来。这是真的吧？家养的鸭子怎么能飞呢？”

端阳说：“是小何告诉你的吧。小何说的没错，我的鸭子能飞。”

朱侠伯说：“你也叫他小何？他比你大得多嘛。”

端阳说：“你不是叫我司令吗？司令比你队长还大对不对？你问完了吧？问完了就轮到我问了。”

朱侠伯竖起一只手指，说：“等等，我猜猜——我猜你是想问你能不能参加武工队对不对？”

端阳狡黠地一笑：“不对。我是问，你们的队长水上飞真能在水皮上飞吗？”

朱侠伯没想到会有这一问，看看小何，耸耸肩膀，说：“这个嘛……有人能在水皮上走吗？”

端阳坚决地说：“有哇。”

小何说：“端阳，是你吧？”

端阳闭一闭眼睛，说：“好好听着吧。沙家浜那边原来有个崇福寺，那里头的和尚大多有水上行走的绝招，人称水行僧。笑啥？这是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没错。”

朱侠伯说：“在水上走，是要念符咒的吧？”

端阳说：“那可不是迷信，是一种轻功。你瞧吧，人家水行僧下水先下左脚，刚着水皮，右脚就踩在左脚脚面上，往上一蹬，人又起来了；右脚刚点水皮，左脚又踩在了右脚脚面上，一蹬……就这样，唰唰唰……飞一样的快！”

小何笑得直不起腰了。

朱侠伯不笑，说：“端阳，你说书上有记载，那是什么书？”

端阳说：“那书叫《荒江大侠》。”

朱侠伯认真说：“书上有没有写这水行功夫是怎么练的？”

端阳说：“那是绝招，人家能随便印出来吗？”

朱侠伯开心地笑起来，想：这小家伙多有力啊！

朱侠伯这次来是真想看看会飞的家鸭的，可这会儿又来了一条小船，来的是通讯员小袁。

小袁看见端阳在，连船也没拴，就跳上岸来。小袁和端阳各扬起右手，一巴掌拍在一起。他们的另一只手握个空心拳，击在对方的肩膀上。他们彼此都觉得特别亲热，就像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他们其实结识不久，接触很少，是一个人把他们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那就是端阳的爸爸。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那天，小袁正在端阳爸爸的航船上，端阳的爸爸因为救小袁他们几个人而牺牲了。

小袁是有任务来的，他向朱侠伯敬了个礼，说：“队长，有个情况……”想到端阳在场，小袁压低声音，在朱侠伯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朱侠伯一怔，两条眉毛慢慢往中间挤，嘀咕道：“他回来了？”和端阳打声招呼就跳上了小船。

端阳说：“朱叔叔，我可以猜一猜吗？”

“猜什么？”

“猜是谁回来了。”

小袁刚才是讲的悄悄话，端阳是不可能听到的。朱侠伯说：“你能猜出？”

端阳说：“是胡，对不对？”

朱侠伯一惊：“哦……”

端阳得意呢，说：“我是看小袁的口型看出来的，腮帮子这么鼓起来，不是个胡吗？”

朱侠伯说：“好你个小精灵！可惜你猜错了。”

端阳却认定自己猜对了。

等人都走了，端阳回过味来：瞧他们几个大惊小怪的样子，这回来的人必定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是谁呢？姓胡的人……端阳一惊：莫不是胡肇汉回来了？

端阳心里烦起来，因为这个胡肇汉和他的小舅舅大林子有关。

端阳这时看见了飞在空中的蝴蝶风筝。在这个季节是很少有人放风筝的。这是召唤端阳到西瓜墩去的一个信号。看得懂这个信号的只有端阳家和小月家两家人。

端阳轻轻打了个唢哨。头鸭赶紧叫起来，发出集合令。分散觅食的鸭子立即从四面八方小船汇拢过来。鸭司令金端阳把飘着红布带的指挥棒指向了沙家浜湾中央的西瓜墩。

2. 小 月 井 城

沙家浜湾的渡船连接着红石村和沙家浜镇。沙家浜湾水面开阔，为便利呼渡，艚公的居处搬上了水湾中央的一个小岛。这个渡口很古老的，渡口两头各有一只水牛般大的石龟，称作石龟渡。因为艚公在岛上兼种西瓜，这个无名小岛就有了西瓜墩的名字，这个渡口就被连带唤作了西瓜渡，石龟渡的名字倒被淡忘了。

西瓜渡的艚公沈清和，60多岁了，为人一团和气，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和伯”，连年纪比他大的老人也这么叫。和伯的儿子媳妇常年在上海“淘饭吃”，家里只有他和孙女小月两个人生活。吴地的人把出门去打短工当保姆等等的统称为“淘饭吃”，听着这个可怜巴巴的称呼就知道那是穷苦人做的无奈事。可怜的人家偏又遇上了可怜的事：淞沪大战时，和伯的儿子和媳妇都死在了日本鬼子的炮火中。沈家在红石村有家宅，就在端阳家对门，

可小月现在跟着爷爷也是常年住在西瓜墩上了。西瓜墩上有三间低矮的草房，房前有一片土场，土场中央有一棵高大的老枫树。草房后是一片瓜地，种着西瓜香瓜黄瓜冬瓜。和伯是种瓜的好手，种的西瓜甜，种的香瓜香，种的冬瓜比枕头还要大。和伯还兼做篾匠呢，编的席子鱼一样的又凉又滑，做的鱼篓花瓶似的漂亮，扎的风筝更是千姿百态活灵活现。老枫树下有一小片铺得很平整的砖地，是和公公做篾匠活的地方。

当端阳率领着他的鸭群到达西瓜墩时，小月已经在老枫树底下等着他了。小月和端阳同年，14岁，是个文静秀气的姑娘。小月平时爱穿素淡的衣裳，只在辫梢上扎根红绒线来点缀。站在水边的小月今天穿了一件紫红色的士林布上衣，垂及腰际的独辫子还打了个小小的红蝴蝶结，看上去竟有点陌生了。小月的身边站着她们家那条雪白的蓬尾狗，见端阳的船近来，就摇着尾巴吠起来，吠声是那样的亲昵和兴奋。这狗有一个很吉利的名字，叫银子，它太喜欢船上这个男孩子了。老主人和小主人都对它好，可他们都太文静，这男孩子才有劲哩！

端阳提起用狗尾草串着的一串蚂蚱，说：“小月，瞧，我逮了一串蚂蚱，我们油炸了吃，好不好？”

小月说：“我吃不来这个，还是喂鸭吧。”

等不及船靠岸，银子纵身跃上了船，嗅着端阳手里的蚂蚱，呜呜低哼——这东西不好吃，拿来干吗？闪过端阳的手，又跳上岸来。这家伙开心得手忙脚乱呢。

在枫树下编竹席的和伯说：“端阳，你再不来，小月就走了。”

端阳一边系船，一边说：“走？去哪儿啊？”

小月说：“去城里。去罗老板店里。”

端阳注意到岸边泊着一条乌篷船，舱里放着铺盖卷和包袱什么的，是长期出门的样子，知道小月是真的要出门了，说：“真